

# 天主、搖滾樂及小提琴

瑪奴耳o林布提(Manuel Lamberti)來自委內瑞拉的波多黎告魯斯城(Puerto La Cruz)。他今年19歲，學習小提琴及參加了一隊搖滾樂隊。兩年來，他是安蘇提古州(State of Anzoategui)青年交響樂團的主音小提琴手。他是一位主業會的獨身會成員。

2006年12月4日

## **主業會怎樣幫助你？**

聖施禮華的一切有關工作的言論對我幫助很大。未認識主業會之前，練習三小時小提琴對我來說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情，須付出很大的代價。現在而言，雖然也很困難，但當你知道可以超性化這三句鐘的練習並獻給天主，在某程度上，一切都變得較易忍受，因為你懂得此番努力不單在今世受益，可以成為一位出色的音樂家，在來生也受惠。

## **我們可以在音樂中尋找天主嗎？天主可以在音樂中存在嗎？**

在我方面，當我演奏一首重要的樂曲並深受感動時，立刻會對自己說：「一定是天主啟發了這作曲家的靈感。」

## **然則拉小提琴使你更加接近天主？**

是的。當我聖化我的工作，當我把學習和在大學上課的時間獻給天主時，

我感覺更加接近天主。當你明白主業會的精神，便懂得把事物添加新的意義。例如：過往我覺得花長時間接受聽覺訓練是一件苦差，如果可以選擇便不會參加，但相比之下，現在我會說：「好吧，就讓我把這幾句鐘的課程獻給天主吧。」到最後我倒很享受這些訓練呢。

## 但「聖化工作」是什麼意思？

當你接近音樂會或小型演奏會演出之期，時常很容易只顧埋頭練習爭取演出成功而忘記了最終是為天主而演，亦是天主幫助我能夠做得好。所以當我學習時，有時候會把十字架或是一幀聖相放在音樂架上，以幫助我實踐天主聖父的臨在。這並不是一件易事，是需要不斷的掙扎。

還有，很多時候事情不如理想：經過努力的練習而演奏時仍然失準時，我會再次想起我是為天主而演出，只要懷著愛心去做，後果已不重要，就算是敗塗地也不會使我泄氣。

**現在你是一隊著名搖滾樂隊的成員.....**

是的。我們成績不錯，電台常播放我們的音樂而本年內也舉行過好幾次音樂會。一般人很驚訝，因為他們相信要努力成為一位好的天主教友與搖滾樂是互不相容的。奇怪地，有好些朋友正是為此而對主業會產生了興趣，因為他們認識到成為一位好天主教徒並不一定要關進隱修院裡的。

**照我所知，在接受傳媒訪問時，有些事情發生了.....**

有好幾次，尤其是要宣傳新唱片時，一天內會接受好幾次傳媒的訪問.....中午時分，當我們在車廂內，我們會停止練習並邀請經理人與我們一同頌唸三鐘經.....起初他覺得很奇怪，現在他明白了也沒有問題。這些虔敬幫助我們在一日中意識到天主的臨在。

**音樂家是否真的很健忘的？**

以我的情況而言，對的。我自幼都是丟三落四。我常常忘掉了手機、樂譜……但我不斷掙扎克服這弱點，並把此努力獻給天主為他人祈禱，藉此，一些人的病可痊癒，或其他類似的事情會發生。

前陣子你告訴我有關你的小提琴的事，藉著聖施禮華的代禱，得到一個很大的恩惠。

小提琴的故事是這樣的：有一次，我到加拉加斯(Caracas)一所著名的旅館參加一位來自德國的教授主持之特別課程。我乘搭地鐵很早便到達；未上課前我決定練習一下。我把小提琴留在其中一間會客室，打算先到洗手間洗洗手才練習……但當我返回時發現小提琴不見了：被人偷去了。

這是一具價值數千元的上好小提琴——是我的謀生工具。我請求所有交響樂團及旅館的保安員幫助尋找，但徒勞無功。我及我的家人開始向聖施禮華祈禱求助。一個月過去，我的朋友勸

我要面對現實，買一把新的代替，但我們選擇繼續祈禱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直至那晴朗的一天，一位小提琴手告訴我：「瑪奴耳，我的教授告訴我他知道你的小提琴在那裡。有一位新同學帶著它來上課。」我們前往看個究竟。果然是我的小提琴。它以低價被賣給那位學生。我向那學生買回這具失去一個多月的小提琴。一切歸功於聖施禮華。為了表示謝意，我向朋友派發了很多聖施禮華的祈禱卡，並對他們說：「看，這位聖人替我尋回小提琴呢！」